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
話劇雜誌
彙編

田本相
宮寶榮
周德明

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八十五冊

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

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
湯逸楓 黃顯功 執行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 果 •

第八十五目錄

學生文藝叢刊 凌善清主編 上海：大東書局出版

第四卷彙編第三冊 一九三三年 ……………

學人文藝叢刊

第四卷彙編

第三冊



三

編主清善凌

刊叢藝文生學

編彙卷四第

冊三第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小說



小說

◆ 自修室中

房鑑

今天早晨，L校中有一番特殊紛擾的景象，原來暑假到了，各人理箱子的理箱子，叫車子的叫車子，更有一位學生，自然地理考得不得法，理書時竟把那本硬簿面的自然地理用力從四層樓上丟下來，那書不偏不倚，恰巧落在一位要在校中逗留數日，纔打着呵欠，從樓上下來，上身穿着汗衫，下身穿着汗褲，手中提着學生裝，袋裏還塞着襪子，赤着腳，拖着拖鞋而走過的自治會會長的腳上。這一痛痛澈心肺，舉首看時，丟的人早已不見，低頭只見那本書橫在腳邊成一「人」字形。怒無可洩，也來不及看書中簽着的姓名，把腳伸過去，踢足球般的用力向上一踢，卻是鞋隨書去，書本因為重的緣故，早已吊下，那隻拖鞋卻在空中的溜溜的打轉，又是不偏不倚的掛在樹梢上，大打鞦韆……

衆人哈哈的笑着，大大的笑着。

這笑聲驚動了二層樓上自修室中的幾箇人，都走到窗口望了一望，然後坐下，聽着分別後下半年不到L校的H君說話。

「大約又是開什麼笑話罷！」H在接下去回答他們的問題時先說，「……其實，你們的硬要問我下半年爲什麼不來，這真是再笨沒有的一回事！老實說，我先問你們，你們爲什麼下半年要來？」

「你問得也太突兀了！」快嘴的M第一箇回答。「我們爲什麼要來爲的是要求學。」

「那麼，我爲什麼不來爲的是要求學！」

「不通，不到校如何可以求學？」W捉了錯處似的趕緊說。

「你更不通！求學不必限定到校，且不必限定讀書；假定到校，讀書纔是求學，又難道……」

一陣子皮鞋響，有人推開自修室的玻璃窗，衆人看時，原來在本校充校長的某國人G，一跳一跳的跨了進來，想從自修室的這邊到那邊抄一條捷徑下樓去。他見那衆人急於歸家之時，竟

有這五人在門窗緊閉的自修室裏大談特談起來，不覺納罕，便想立在那裏聽他們到底講點什麼。那知H一見G來，突然把談話停止，面上青筋一堆一堆爆栗般的露出來，眼睛也紅了，——紅得幾乎像出火，捏起拳頭，用力在身邊的書桌上一碰。非但四箇人大吃一驚，就是G也着實覺得奇怪，但是還以為他和四人鬪氣哩。

S用手暗暗拉着他的衣角道：「G在這裏呢！」

有誰料他竟怒視着G，又舉起拳頭在桌上一碰，大聲說道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這裏是什麼地方？建設的教會學校。這裏是什麼地方？配得中國的青年求學嗎？略有志向的青年，決不應當入這種學校讀書！」

他看看四箇人，四箇人都箇箇睜大眼睛向他駭視着；再看看G，卻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的圈着胳膊倚在牆壁上望着他。

他又伸起捏着的拳頭，在桌上碰了幾下，說話的聲音更響了：

「我也不必說你們拿着十字架的武器來侵略我們中國，因為這是很顯著的。你們，你們直

欲借着耶穌的名義——耶穌的名義也算倒霉——而磨滅我國人民的心麼滅——尤其是磨滅大有作爲的中國青年的心！」

這時，沒有出校的學生，箇箇都停止了紛攘，麕集在自修室外邊，裏邊——自然，開窗的開窗，推門的推門，而擠進來了——他看看他們，箇箇目瞪口呆的望着他；又看看G，右手托着下巴頰，左手托着右手的膊掙兒，有些怒意了。

他炎性演說似的同一干學生講了：

「親愛的同學，你們大概都是血性男子，見了唯一的仇敵，爲什麼不攻擊啊！誰是仇敵？就是他……」

他向G怒視着，揎拳攘臂，幾乎想直撲到G的身上。要不是七八行坐椅書桌隔開時，他的確要這樣做，那四箇人急急把他拉住。

拉着他左手的S嚇極了，趕忙用英語對G說明且有了神經痛，請原諒他的無禮。不意他縮回了左手，在S面前握拳一揚，大嚷道：

「我幾曾有神經病吓？！要你說什麼外國語？你祇會說外國語嗎？請到外國去！」其時，一箇自命爲高輩，全校喧傳着慚作不道德事的B，啞着喉嚨在外邊喊道：「Fool！」接着N也和道：「yes fool so impolite！」

他睜起眼珠喊住他們道：「B！你星期一下午七點多幹了什麼一回事？N！你爲什麼發怒？你二人爲什麼後一日在操場上打架了？喝爲什麼又要請到校長室？爲什麼G教你們講和爲什麼……」

許多學生望着B，N大笑，二人一溜煙走了。口中兀自喊着：「impolite impolite！」

他又轉向G說：「G！你是箇最狡猾不過的人！你在禮拜堂裏說唱第幾首詩時，一箇字總要說十多秒鐘，看着下邊衆人的面色……所以禱告一事，也恨不得你，只恨全L校學生的心都死了；你看着他們的面色時，他們總是絲毫沒有怨恨的……唉！」他面色轉紅了。「說起了禱告，我總要想着這件事……」

他喉嚨邊一陣腥氣，「啞」的一聲，一口血早已湧到口邊，他含住了看着四週，凶厲的眼光

一射到G的身上，便儘力向G吐去。衆人看G時，笑迷迷的掏出手帕，在淡黃色上揩去了一部分的深紅色，右手托住了下巴頰……

他伸出舌頭吮了吮嘴唇，面色益發難看了：

「G！你這件事實在太狡猾了！」——「了己！這就是你們教會學校用來磨滅青年心靈的一件

「每逢星期日，一般信徒——恐怕難得不是爲了這一件事而變成信徒的信徒——滿臉塗了雪花膏，遍身灑了香水，頭髮六日不常梳而今天大梳特梳了！西裝六日不常穿，而今天大穿特穿了！高高興興走進禮拜堂裏去——爲什麼要這樣做？——就是爲了壇上，壇下，有着磨滅人心靈，麻醉人心靈，而你們當作引誘物的女性！」

這幾句，G在書上也看過，但是從沒有聽過一箇人——尤其是學生——竟會在他面前，裁判官一般的盤着手宣佈一條條的罪狀。G心中一陣難過，灼灼的眼睛向自修室門口看着。

果然，那邊驀地裏跳出位教務長來，指着H對衆人說道：「你們瞧，他一定是瘋了！唉！可惜好一箇學生，竟瘋了……」

教務長說到這裏，見H把捲起的衣袖拉動着，連忙退過幾步，深恐他撲上來，這小身子擔當不起。

那知H把衣袖放下，整了整衣襟，不開口，不動手了。教務長纔敢大着膽向S們說：「你們裏邊有H的同鄉嗎？」四人急回道：「我們都是，我們都是。」

「那麼，你們趕快把行李預備好，——H也預備了，同他一塊兒回去罷！他瘋了！」教務長一面說時，一面向G霎霎眼，G即退到外邊去命校役叫車子了。

五人的行李在未進自修室之前，早已預備。

一輩認識H的人，都說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好好的竟瘋了……還吐口血呢！」

車夫提脚正待向前跑，H斗的在車上立了起來大喊道：「我的確沒有瘋！希望全L校別倒

瘋了！

G又走上來，一箇鬼臉上一團笑意，向H說「你請加意保養！」H還要向他發作時，G又早已走開了。

G的所以歡喜之故，大約爲了全L校中——他心中深幸祇有這一箇瘋人。

◆ 譎諫

馮鑄堂

「嘖！嘖！嘖！開門呀！開門呀！」棟能在下午十點鐘的時候，手提燈籠來打門。

「是誰現在還有什麼事？我要睡覺了。」我正在看兩般秋雨齋，剛看到出神的時候，忽聽有人打門，隨便答應着。

「是我！是我！鑄堂！我有一樁很要緊的事，來同你商議。」

「哦！棟能吓！得罪！得罪！」

我就把書置在案頭，站起來開門，棟能大搖大擺的進來。

「請坐！」

「不客氣！」

「唉！鑄堂！我現在着急的了不得，前次我向勸學所領來薪金八十元，在春陽家打牌，輸得乾乾淨淨，另外還輸你的十元，不但沒有給你，還要請你替我設法。明天就是過小年——十二月二十三——了，什麼香紙啦！竈糖啦！一樣都沒有買，唉！這是怎麼弄呢？……」

「哦！你是來問我借錢的。哈哈！此刻年關在邇，那一箇有錢借你呢？」

我說到這裏，用眼瞅着棟能，那曉得他那無情的眼淚，一滴一滴的望下直流，好像是很懺悔的樣子。我不覺的說道：

「你別急！有了有了！我前天聽說癡生惠民兩兄有錢，你可把他倆請來，我來替你介紹。」他聽了我的話，站起來把燈籠點着，就望癡生惠民兩家去了。不到三十分鐘，他倆來了。

「鑄堂！半夜三更，你請我幹什麼？」癡生惠民他倆笑嘻嘻地向我說着。

「剛才棟能來說，年關在邇，柴，米，油，鹽，件件都缺，着急得很，來託我借錢。我想一想，你倆不是

有捌拾元嗎？不知你現在用去沒有？如果沒有用去，可以借給棟能，我來擔保。」

「啊！你幫棟能借錢嗎？前次在春陽家打牌，他還欠我倆八塊半錢，現在還沒有還我，怎麼又來問我借呢？我那八十元還在，我想棟能好賭，可是沒有錢做賭本罷！」

棟能在旁邊坐着，聽他倆這番話，臉羞得大紅紙似的，一聲也不響。我看不過意，只得說道：

「癡生惠民，你倆別作謔了。棟能實在是着急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你倆既有錢，何妨借給他哩！」

「鑄堂！既是你這樣說，我們也可以答應。不過要請棟能親筆給我們一張借據，限明年五月底還我們，我們就放心了！否則，那就……」

他倆說的話很有理，似乎無置喙的必要了。我就連忙轉過身來，向棟能問道：

「你看這樣做可以麼？」

棟能答道：

「好！大家只要幫我借到錢，我沒有不依從的。」

棟能說了這話，眼汪汪底站起來，從那抽底裏找一張很潔白地紙，磨點香墨，拿枝禿筆，寫道：

立借字人吳棟能，今借到

癡生惠民兩兄名下，大洋捌拾元整。限明年五月底歸還，此據！

憑中人

馮鑄堂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吳棟能押

棟能把借據寫完，又從下邊畫了一箇「押」。我就趕忙把借據轉給癡生，癡生馬上從囊裏摸出來明晃晃亮晶晶的大龍洋，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……七十五，八十。數好，放在棹上，說道：

「棟能！你看好。俗語說：『銀錢不過手，驢馬不過江。』」

棟能祇要銀錢到手，那裏還去細看，隨即放在囊裏。這時候案上的鐘，鐺……鐺……鐺……響了十

二下了。棟能癡生惠民都各自回家去了。我覺得精神有點疲倦，把榻整理好，就去睡覺了。

光陰過得真快，不覺的十四年五月底到了。棟能自受了我們的譏諷，嘲笑，刺激以後，以爲這

小說

一一